



抗战老兵冯浩然： 伤疤是光荣的军勋章

本报记者 杨尊尊/文 张鹏/图

战场杀敌近十载，冲锋陷阵，他多次死里逃生。复员后回乡务农，躬耕田野，他从来没有忘却往事。鲜血染红历史，生命保卫和平，战争留给这位97岁老兵的不仅仅是回忆，还有子弹穿过身体后的伤疤。这是他浴血奋战不可磨灭的痕迹，也是他光荣的军勋章。

“俺叫冯浩然，今年97岁，是东北军91师的兵，俺师长是冯占海！”8月28日上午，得知冯浩然在市区新华路南段锦绣花园的小女儿冯巧玲家暂住，记者随即赶到对他进行了采访。

为讨生活来到部队

冯浩然老家在河北石家庄市赞皇县的一个小村庄，兄弟6人，他排行最小。母亲去世得早，父亲一人拉扯儿长大，晚年时身体已经累垮。15岁时，冯浩然的几个哥哥都已成家，因日子过得紧巴，无人再来关照他。为了讨生活，他步行五六十里来到当时驻扎在河北宁晋县的东北军，希望靠当兵养活自己。

“‘九·一八’事变以后东北军退到了河北宁晋县。”冯浩然说。

1931年9月18日，日本驻中国东北地区的关东军突然袭击沈阳，以武力攻击东北，发动了对中国东北的战争。东北军接到不准抵抗的训令（即历史上的“不抵抗政策”），在日军突然袭击面前，除小部分自发英勇抵抗外，其余均不战而退。

也正因此，在“西安事变”之前，东北军这个名字一直与“九·一八”的耻辱连在一起。在大多数人的印象中，这支军队“一枪未放”就全军逃入了山海关。然而，随着近年来抗日史料的发掘，渐渐发现，在“九·一八”事变中，尽管确实执行了“不抵抗政策”，但在日军攻占东三省的过程中，部分东北军还是进行了一定的抵抗，有些战斗还颇为激烈。但是这些战斗，由于东北军整体的退缩而鲜为人知。

“15岁太小了，人家部队不收，但是部队出入不方便，我勤快，就把我留下来帮忙‘跑腿儿’，买盒烟啊什么的都让我去。”冯浩然说。就这样，冯浩然跑腿儿跑了两年，1937年，17岁的他正式在部队入编。

1938年，冯浩然在保定开始正式随军参加对日作战。

冯浩然说在保定时部队接到上级命令要攻打日军，这一打就打了两三天。当时部队里有河南人，山东人，但是80%都是东北人。

“东北人‘野蛮’，一开始我们占主动地位，撵得日军直叫唤。后来日军增援从天津开始包抄，我们部队慢慢就抵抗不住了，一直后退。记得当时退到涿州（时名涿县，隶属保定市）一个叫‘骆驼湾’的地方，待了一个多月。在那一个月里，我们多次与日军交战。”

冯浩然说有一次三个日本兵向他和另外一名战友逼近，他们围着一大堆麦秸垛转圈。因为日本兵穿着皮鞋，十分笨重，走路声响很大，他和战友很容易就能判断出所在位置，最终开枪将三个日本兵干掉，并取下三个日本兵的手表、水壶、枪支全部上缴。“要没有麦秸垛，那就得拼刺刀啊，人数上俺俩就不占优势。”冯浩然说，他还记得当时战友名叫刘喜全（音），21岁，是个东北人，后来在部队退到河北雄县作战时牺牲。

在骆驼湾内有一个大菜园，菜园里有棵种植多年的核桃树，树下是一口早已没有水的干井。一天中午，一个姓韩的排长叫上冯浩然和另外一个战友去核桃树下乘凉，走进菜园快到核桃树时，冯浩然突然肚子疼内急，便让这两人先走，自己方便后再来。可是他刚蹲下，就听到“砰”的一声巨响，日本人的迫击炮弹就落在眼前，他起身一看，两个人已经被炸死，一个人的身体还被炸成两半，其中一半掉进了井里。

“那场面太惨了，我到现在一直怀疑那次是有内奸，他俩死得亏啊。”冯浩然拿起手中的毛巾边擦眼泪边说。



冯浩然认真行军礼

死里逃生 3处伤疤是他光荣的军勋章

冯浩然头上、脖子上、右膀上各有一块伤疤，当被问及疤痕的由来时，他陷入了沉思：“1940年，我军开往九江与日军作战，在战斗过程中，一颗子弹顺着我的头顶射过去，我觉得有些疼，伸手一摸全是血。当时，敌军火力十分猛烈，我根本来不及包扎，就一直坚持到了战斗结束。那一仗，我吃了亏，负伤的人也不少。后来没过几天，我们就转到了河南镇平县整编了。”

头上、脖子上的伤疤不算什么，冯浩然右膀上有一块更大的疤痕。“这是1944年我参加豫中会战时留下的，那是我经历过的最惨烈的一仗……”老人突然有些哽咽。“我们与日军激烈交火，子弹就像下雨一样不停地射过来，我看见在我前面的兄弟一个又一个地倒下……”老人伸手抹了一下眼睛，接着说：“战壕里到处都是血迹，到处都是我们兄弟的尸体。”

豫中会战是日军打通大陆交通线的1号作战（中方称豫湘桂会战）计划的一部分，日方称该阶段为“京汉作战”或“河南会战”，发生在1944年4月17日至6月19日。日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冈村宁次指挥148万日军、坦克装甲车691辆，击溃了中国第一战区蒋鼎文、汤恩伯部8个集团军约30万军队，占领了河南大部。其中“许昌保卫战”成了这场战役中最为惨烈的战斗之一。这是国民党军队在日本投降前一年与日本军交锋中的一次惨败。

眼见战友命悬一线 却无力营救

在河北雄县后退的途中，冯浩然所在的部队与日军遭遇激战。冯浩然说，作战间歇，士兵们都把手榴弹的盖子打开以待发状态，以便在危机时刻节省时间直接拉环丢出。不料日本人调来飞机在上空轰炸，上级下令停止战斗，迅速后撤。在后撤时，一名新兵慌忙中忘了把手榴弹盖子盖上，直接挂在腰间就往回跑，结果在摩擦中不慎拉动了拉环，手榴弹直接在他身上爆炸，新兵的一条腿顿时被炸飞。

这一幕就发生在冯浩然眼前，当他从这名新兵身边跑过时，这名新兵

“当时，敌人的重机枪和大炮不停地朝我们开火，我这疤就是让重机枪打的，我在地上趴着作战，一枚子弹飞来从我大腿下边穿过，从大腿上边又飞出去了，不过没伤到骨头，当时血流了一地。”

“那没有卫生员过来给你下去？”记者问。

“轻伤不下火线！再说战场那么乱，哪能顾得上，只能忍着疼继续打。”冯浩然说。

“过了黄河蒋介石不管饭。”冯浩然说。那时期，东北军往往被中央军认为是“外来军”，很少会派兵增援。在抗日过程中，自己的队伍打打退退，因为缺乏后援，出河北时就已经损失一半。冯浩然说，自己记忆最深刻的一场战役是当时他所在的部队为了从河北突围，与山西所在的部队会和，需要冲过河北和山西交界处的一个桥洞。为了冲出敌人的防线，一个营长带着二十多人在机枪的扫射下硬往前冲，最后冲过去只剩几个人了。冯浩然说最后自己冲过去时，是从战友的尸体上爬过的。

“小女儿说这就跟电视上演的一样。”对冯巧玲来说，冯浩然讲的大多数往事就像是听故事。

记者查阅历史资料了解到，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，东北军大部分被分割使用于各个战场，逐步被削弱、肢解、消灭，其中也有一部分在战场上起义，走向了新生。

拉着他不让，走求他对着自己开枪。“我不开枪他就死劲儿拉着不让我走，当时日本鬼子已经追过来了，我真是也救不了他，没办法我说‘兄弟，你放开手，我再开枪。’他一放手，我赶紧跑到远处，匆匆向他敬了个礼，说了声‘兄弟，我对不起你’就赶快撤退了。”

“你咋不给他一枪就跑了？”冯巧玲问。

“你没想想我咋能下得去手？同一个部队的兄弟，一起打仗，一起吃住，我会能下得去手？”冯浩然说着老泪纵横。

乐活老兵 安享晚年

冯浩然老伴孙桂英今年92岁，他们通过亲戚介绍相识。新婚不久，冯浩然便随部队南下作战，一走几年，杳无音信。孙桂英只得住到叶县娘家，靠娘家接济生活。“那时候真以为他已经没了（去世），嫁给他了就是认准他了。谁知道几年后，家里收到一封信，才知道他还活着，心里也有希望了。”说起多年来自己在家的辛苦，孙桂英也忍不住抹起了眼泪。

“中啦中啦，妈，你看咱现在过得多好了。”一看老母亲抹起了眼泪，冯巧玲在一旁忙安慰道。

听女儿这么说，孙桂英破涕为笑：“是嘞，俺俩老了有福啊。”

冯浩然的起义证书、复员证书都保存得十分完整。证书上显示，1949年10月，冯浩然在四川南充参加127军起义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，时任川北达县军分区见习军教；1950年11月从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军区军政大学川北分校毕业；1952年5月复员后回到妻子老家叶县务农。

冯浩然和老伴孙桂英育有三儿三女，如今，97岁高龄的他和老伴儿孙满堂，尽享天伦之乐。6个子女，三个孙子，一个孙女，随他们的心意，想去哪家住就去哪家住。冯巧玲说，多年前冯浩然曾经突发脑血栓，其后药物不断，但身体还算硬朗，按时服药，多年来也没有再犯过旧疾。现在除了耳朵有点背，腿脚行动不太利索，其他都好。

“每天早上起床能吃一个蒸馍，一碗稀饭外加一个荷包蛋呢。”冯巧玲说，“尤其是3个孙子都喜欢听爷爷讲过去作战时候的故事。不过他有时候讲着讲着就忘了，毕竟年纪大了。”



冯浩然
在豫中会战
中负枪伤